

联系电话：  
0991-5501602兵团网：  
www.bingtuan.net.com副刊投稿邮箱：  
btrbfukan@163.com2024年3月29日  
星期五绿洲  
周末

纪实



团场 往事



任延雪/绘

# 难忘的军垦岁月

## ——五师八十九团老军垦王德伦的故事

●兵团日报常驻地记者 郭晓维 通讯员 冉双国

3月23日，耄耋之年的五师八十九团退休干部王德伦背着电吹管，兴冲冲地从团场活动室回家了。整个下午，他与热爱电吹管演奏的老伙计们一起合奏了好几曲，那个感觉，真是舒坦。

走上三楼，打开大门的密码锁，妻子梁春俊已经散步回来了。老两口一起做好晚饭。

饭后，坐在沙发上，老两口翻看起了相册，一张张老照片勾起了老人的回忆，一幕幕军垦往事在老人眼前浮现……

### 背着书包来兵团

1963年6月，19岁的王德伦从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县的高中毕业。当时，他的家乡高村乡黄崖村的村支书提前去他家做过工作。“回村后是当会计还是老师，让你家小子自己选！”

可王德伦却有自己的想法：念了一肚子书，却哪里也没去过，有点不甘心。

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里人时，他那干过地下革命工作的老母亲十分开明地说：“你就出门去闯吧，只是要记得，哥哥姐姐都是干革命工作的人，别在外面给老家丢脸！”

就这样，王德伦背着书包出门长见识去了。

当时具体要去哪里，王德伦并没有目标。听同学说，他有个叔伯在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工作，而且新疆到处都需要人，于是他们决定去新疆。谁知到了之后，因为工厂暂时没有招工计划，几个人又来到当时的自治区劳动厅报名。登记时，听说他是高中毕业生，有个人立刻说：“我们那里需要人。”

说话的人，是农五师友谊农场（现五师八十九团）劳动科科长。

那时是1963年9月，农场芦苇丛生，没有路、没有房，也没有田。招收来的人员主要任务是开荒造田。对方一看王德伦身体瘦弱，担心他吃不了这个苦。

于是，第二天点名上车去单位时，王德伦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，他一慌，眼泪就流了出来。他去找那个科长，问对方为啥不要他。科长没说话，旁边准备上车的人就伸手拉他，让他只管跟着上车。谁知他个子小，半天没有爬上车去。科长没忍住，伸出手来推了他一下，这才上了车。

这个举动，让王德伦认定对方是要自己的，表示自己这是有着落了。于是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
### 与野狼斗智斗勇

1965年，八十九团成立机务排，从各个连队挑选优秀的年

轻人当农机手，王德伦也被挑中了。农机手不仅要会驾驶机车，还要会修理。王德伦很快就发挥出了高中毕业生的优势，机车上大大小小的毛病，他很快就能应对自如。

“那时候，农机手的主要任务是开荒犁地，吃住都在地里，昼夜不停地干，工作量很大。”王德伦说，“开车辛苦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夜里作业遇到狼。有一次，我就遇到了危险。”

那是1966年的春天，王德伦跟另一名农机手在夜里开荒。那是一大片芦苇地，芦苇长得有一人多高。当时，还有一台农机，跟他们同时在这片地里开荒。干到天快要黑的时候，王德伦开的这台农机掉进了一个深坑里，尝试了好几次，都开不出来。另一个人就对王德伦说，你去对面把那台农机带过来，把咱们这台机车拖出来。

知道还有一台农机在地里作业，而且也能听见发动机的声音，可是四周都是芦苇，找起来很不容易。当时天没有完全黑，同事还是给了王德伦一把手电筒。

“现在想想，多亏了那把手电筒。”王德伦说。

循着发动机的声音，王德伦估摸着快到跟前时，忽然看见两个黑影从芦苇丛里钻出来。王德伦下意识举起手电筒一照，顿时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在他面前的，竟然是两只狼。

“当时我只觉得头皮发麻……”王德伦说。

两只狼开始向前移动。王德伦只能举着手电筒，照向一只狼的眼睛，这只狼就不敢上前。可是另一只狼伺机向前扑来。

只有一把手电筒，王德伦只能来回照，拖延时间，可是跟随着狼距离他越来越近……

“都说人到了绝境时，就会生出智慧来。当时我一只手举着手电筒对付狼，另一只手在身旁摸索，还真叫我在地上摸到一块石头，我攥在手里，就在一只狼离我不到5米远的时候，我朝着它的头上砸了过去……”后来，还是另一台机车的人听到动静赶来帮忙，才吓跑了这两只狼。

这个事，王德伦去学校为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，不止一次讲过。

这件事，王德伦一直瞒着父母亲，从没敢提过一个字。

### 难忘的出差经历

王德伦在八十九团许多基层单位都工作过，可是无论在哪儿工作，都和农机脱不开关系。在他看来，干农机上的技术活儿最过瘾。

1981年，王德伦被调到八十九团修造厂当厂长。那时候，全厂有80多人，负责全团60多台机车的维修工作。有一年春播



3月23日，王德伦（右）和妻子在家中闲坐聊天、共享美食。

兵团日报常驻地记者 郭晓维 摄

前，王德伦和工人们一起修理一台拖拉机，当时零件短缺，要到乌鲁木齐去采购。

时间紧迫，任务繁重。王德伦下午出发，准备先坐车到博乐，然后再坐去乌鲁木齐的班车。可谁知车还没到博乐，就在半路上出了故障。当时天色已晚，王德伦搭上一辆开往博乐的拖拉机。当时，拖拉机驾驶室里已经坐满了人，车斗里拉的是牛和马。为了赶时间，王德伦爬进车斗里，和牛马挤在一起赶路。

一路上，车子东摇西晃，王德伦也被牛和马撞得东倒西歪。就这样，经过艰难的一夜，王德伦才到达精河县。住店时，因为他身上太脏，招待所都不让他住，还是拖拉机司机帮他说了半天好话，对方知道他是出差给单位买材料的人，这才勉强同意他在招待所院子的棚子里住下，他这才有个地方清洗一下自己。第二天，有一个好心人给了他一条旧裤子，他才收拾妥当，坐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班车。

说起这段艰难的出差经历，王德伦笑着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见证了劳动从人力到畜力再到机械力的转变。我们深知农机的重要性。农机一趴窝，地里的活儿就会慢下来，就会影响收入。所以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面子，就想着不要耽误工作才好。”

### 军垦 影像

1958年，农六师南山牧场（现十二师一〇四团）牧三场举办第一届阿肯阿依特斯大会。图为摔跤比赛现场。高迪 提供



## 一角钱奖金的故事

●张万昌 口述 陈玉民 整理

1958年，农八师二十三团（现八师一四三团）一营三连河南支边青年刘秦岚班报名承包了本连的攻关玉米地，并立下军令状：计划完成亩产400公斤（当时玉米平均亩产在200公斤至250公斤之间）的任务。这个产量在当时我们听都没听说过，是很难完成的。我们大家都替刘秦岚班捏了一把汗。

刘秦岚班共有12名职工，承包攻关玉米地后，刘秦岚邀请当时的团参谋长石整基担任生产顾问。

自那以后，石整基只要一管去办事，不论工作有多忙，都一定要去刘秦岚班承包的玉米地里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实地了解地里的种植情况，并给予他们技术上的指导，指出他们应该注意的地方。如在定苗时，石整基建议：把株距调窄一点，由原来的35厘米改为28厘米，这样每亩可增加株数781株；在中期田间管理时，石整基建议：下地时，全班每人背一背篓优质有机肥，给地里的三类苗增加一次“小锅饭”；收获前，他要求给玉米地里多浇一次水，以利于增加颗粒的重量。

在石整基的精心指导下，刘秦岚班人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精细化管理，科学耕作，辛勤苦干，终于攻关成功，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，玉米亩产达521公斤。这是建团以来的一个生产奇迹，也是一次重大突破。刘秦岚班被评为全团玉米攻关红旗班，并得到团里1000元的奖金，刘秦岚被评为兵团二级劳动模范。

1000元奖金该如何分配？刘秦岚想出了一个办法：班里人人有份，按贡献高低分配，差距不超过30%。他们也给有功之臣石整基发了一份平均奖，共计76.9元，但被他婉言谢绝了。石整基最后只收下了一角钱，其余的76.8元全部退回班里，让大家分。

事情过了很久，有一次，我到石整基的办公室去找他，看见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角钱和一张纸条，一角钱仍平平整整地放在那儿，纸条上写着“玉米攻关奖”的字样。

我不解地问他：“这是团里发的奖金，你怎么只收了一角钱？”

“功劳都是大家的。”石整基说，“你不要小看这一角钱，这是奖金，更是一份荣誉。能得到这份荣誉，我很知足，也很激动。”

责任编辑：杨学森  
视编：任延雪

岁月 长河

## 母亲做的棉鞋

●肖良波

我家地下室有一双棉鞋，黑条绒鞋面，白色布条走边。每当我看到它，母亲在灯下做棉鞋的身影，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团场职工收入不高，家人穿的衣服和鞋子，大多是家庭主妇们手工做的。

和大多数团场家庭主妇一样，每年入冬前，天气还没有变冷，母亲就开始忙为家人做棉鞋。

做棉鞋首先要打布壳。母亲把家里穿破的旧衣服裁成大小不一的碎布头，一块一块摆起来。等到周末休息，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母亲打一两大碗糨糊，再把家里的面板搬出来，洗干净后，在反面抹上一层糨糊，把那些碎布头一块块地糊在一起，到了一定的厚度，再放在太阳底下晾晒。等晒干了，一块布壳就做好了。

母亲把布壳收回家后，根据家人的脚码裁剪出大小合适的鞋样子，鞋底的雏形就做好了。

白天母亲在地里有干不完的农活，到了晚上，母亲点燃一盏煤油灯，就着昏黄的灯光一针一线开始纳鞋底。为了让针用起来更顺手，母亲每戳一下，就顺手在头发上磨一下针尖。有时，我躺在炕上睡不着，听着刺啦刺啦纳鞋底的声音，看着母亲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好长，感觉时间在有节奏的拉拽声中悄悄溜走。快到凌晨时，母亲才吹灯上床睡觉。

鞋底纳好后，母亲便开始做鞋帮。

做鞋帮用的黑条绒布，在连队没有卖的，得去团部的商店购

买。那时团场交通不便，职工去团部办事，除了少数人骑自行车外，大多数人是靠步行。从我们居住的农一师（现一师）九团二连到团部有8公里远，母亲每次去团部买黑条绒布，都是一大早出门，晚上很晚才回到家。

有了黑条绒布，裁剪好鞋帮，在夜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母亲开始一针一线地上鞋……

新棉鞋做好了，母亲会让我穿上走几步给她看看。发现不合脚时，她会马上进行修改，直到合脚为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会穿上新棉鞋，跑到连队大院里溜达，哪儿人多就往哪里挤，故意把脚上的新棉鞋“亮”出来。同伴们见我穿着新棉鞋，都会露出羡慕的眼光。眼尖的阿姨们也会被我的新棉鞋吸引，夸母亲手巧，针脚密、针线齐，做的棉鞋样式好看。听到别人的夸奖，我转身一溜烟地跑回家告诉母亲，让她也高兴一下。

那些年，穿着母亲辛苦做的新棉鞋，我觉得自己是连队最幸福的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随着团场职工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穿手工做的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走进超市或商场，各种各样的皮鞋琳琅满目。母亲依然坚持每年入冬前给我做一双棉鞋。尽管我工作后，穿的是时髦的皮鞋。做好的棉鞋没人穿了，母亲就把它放进一个木箱里，存放在地下室。箱子装不下了，母亲就把新做的棉鞋送给邻居和以前的老朋友穿。母亲做的棉鞋穿起来暖和又舒适，令人爱不释手，大家直夸母亲做的棉鞋好看。



任延雪/绘

听到别人的夸赞，母亲脸上绽开甜甜的笑容。

2022年，母亲因病去世。我打开地下室，见木箱里装满了棉鞋，就留下一双以作纪念。没事时，我会到地下室拿出来看看。有那么一刻，我仿佛看到母亲在灯下做鞋的身影，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。

手工做的棉鞋没有华丽的外表，但它却有着独特的价值。就像母亲做的棉鞋，也许外观上不是那么精致，但它完美贴合我的脚型，穿上后有着无与伦比的舒适度。

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我都会永远珍藏这双棉鞋，让它继续温暖我的岁月。